

语言对社会性别的塑造

——试论“性别语言”

李先姿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西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7)

摘要: 男性与女性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笔者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语言习得过程中语音、语词、句法对语言学习者社会性别的限定与期待, 及其在社会性别形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来探讨语言对社会性别的塑造。

关键词: 语言; 社会性别; 性别语言; 塑造

“社会性别”是“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 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对于社会性别而言, 其并不是指生理上的性别, 而是一种在社会建构影响下的男女由后天习得而成的要求与期望。正如女权主义者西蒙·伏波娃所说: “女人并非生为女人, 而是被塑造成女人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否认两性的天生差别, 而是要考察在社会性别逐步生成过程中, 语言这一文化载体的具体作用。

一、不同语言是对世界的不同映象, 包含着不同的价值观

在社会环境下, 语言好比是一面镜子, 映射着人们的思想。然而, 每种语言对世界的切分却是各异的, 通过语言间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在一种语言中很重要的东西在另一语言中却被忽视了(比如汉语中的称谓语在西方语言中多被模糊化), 而另一语言又往往揭示了我们的语言所忽视的东西(如汉语对雪的描述与爱斯基摩人比起来就显得贫乏); 在一种语言中缺失、而在另一语言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汉语中的“饺子”, 在西方语言中无对等词)。即便是对同一事物, 不同语言的切分也各不相同: 同一物体在不同文化中内涵往往不尽相同。以狗为例, 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 狗是一种重要的畜力; 在泰国人眼里, 狗却是神灵的化身; 在印度, 狗和贱民一样, 不受人们尊重; 在西方国家, 狗作为人们忠实伙伴, 是家庭的一份子。此外, 语言学上一个著名的例子也体现了这一点。要表达“他翻越过了大山”, 法语表达为: *Il a traversé à la montagne*; 英语则表达为: *He climbed over the mountain*。由此可见, 法语看重的是空间层面的行为运动, 而英语则注重通过行为的动力或技术的一面。

在沃尔夫看来, “语言首先是对从不间断的感性经验之潮流进行的一种分类与组织, 这一分类与组织活动的结果就是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排列。”(沃尔夫, 《语言、思维与现实》, 214) 而“每一门语言都是一个宏大的结构系统, 与别的(语言的)系统有着区别, 在这一系统中, 个人不仅仅借以交流, 而且还借以分析自然, 发现或忽视这一或那一类型的现象或关系的形式与范畴进行文化上的排列, 个人在这些形式与范畴中注入了他思维的方式, 并通过它们构建他的世界知识大厦”。法国功能派语言学家马丁

内也认为: “与每一门语言相适应的是一种经验成分的特殊组织。”也就是说, 人们是根据母语预先规定的界限来切分和认识自然的, 从一定程度上说, 语言限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视角, 莫特纳尔就曾指出: “倘若亚里士多德是达科他人的话, 那他的逻辑便可能更换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形式。”

而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上来说, 生命伊始, 语言就告诉我们如何扮演社会性别角色。学者巴特勒在1990年的《*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曾提出性别“表演”理论, 他认为: 人们的性别身份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表演, 以适应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等各种角色的需要。社会性别不是“真正的”社会性别, 而是表演的重复行为, 这种行为并不为人所拥有, 而是角色所需。而角色扮演往往是通过说话来实现的, 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对象、谈论不同话题时表现出不同的角色,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语言对社会性别的预设与确认。

二、语言对社会性别的引导

从语法范畴来讲, 世界上的语言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在语法上有阴阳性区分的语言, 如: 法语、德语等; 另一类则没有此种区分, 如: 中文、英语等。然而事实上, 任何语言都包含了(或明或暗)社会性别定位, 且对我们社会性别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个人从咿呀学语开始, 就在语言中寻找并确认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社会性别已经通过语言潜移默化到我们的观念之中。萨丕尔曾指出: 人类不是单独地生活在客观世界或者社会行为当中, 其生活会受到来自特定语言方面的巨大影响, 这些语言便是他们社会表达的重要媒介……而就事实而言, 现实世界往往是建构在群体语言习惯之上的。从来没有哪两种语言可能达到完全相似, 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对同样的社会现实的再现(转引自艾晓明, 2004: 16)。

社会对“女性”是有它的“定义”的, 这种“定义”与我们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 而社会分工又基本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比如男性在体力上比女性更胜一筹, 因此往往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女性则由于生理上要十月怀胎, 要生育、哺育孩子, 这种社会分工决定了我们不同的性别角色: 社会往往期待女性能以家

庭为重,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而男性则应该走出家庭,承担责任。这些观念深深植根于语言中,并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若隐若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根据巴特勒的“表演”论,一个人想扮演的角色必然会影响其语言的使用。社会性别的呈现受到动态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受到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等内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每个人都有其“常态”社会性别。本文将尝试从语音、语词、句法以及言语交际等方面来探寻语言对“常态”社会性别的定位与塑造。

(一) 语音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安妮·卡普夫(英国作家)在《人类的声音》一书中,在对比1945年和1993年两个时间段当中多名18-25岁女性录音之后得出结论,后者的音调有了相当于半个音程度的降低(约23赫兹),有学者认为,这是女性通过使自己的声音与男性声音靠拢,以期在声音上实现男女平等。这一报道表明,人们认为声音是与性别身份相关的。

事实上,语音的确具有性别身份确定的功能。比如,接电话时,通过对话筒中声音的分析,我们往往能够快速并且精准地判断其性别。绝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觉得这种音质差异是生理上的差异所决定的:与女性的发音器官相比,男性的声带长且厚,且更为紧张;而男女共鸣腔大小的差异也使得男性与女性说话音调的差异。而事实上,除了声带本身的长度和厚度会影响到我们的声音外,我们还能依托鼻腔等器官的肌肉紧张程度来调节我们说话的语音语调,使自己的嗓音多变,比如以唱《新贵妃醉酒》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家李玉刚就通过控制自己的声音,一人分饰男女两角。萨克斯曾表示,不同性别的人在发音时会对自己的发音部位进行修正,通过共振频率的降低来让声音更趋向于男女性原型。”

(转引自艾晓明,2004:35)同时,赛切斯也指出,个体言语和音质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生理结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地位、文化以及交际背景等因素差异而引起的(转引自赵蓉晖,2003:109)。因此,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我们往往必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发音器官以符合男性或女性特有的社会身份规范。

(二) 语词

在有阴阳性区分的语言里,语词对社会性别的塑造尤为突出。小孩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在学着如何使用与自己生理性别一致的词语来指称自己或他人。法语中,对小女孩说:“mon petit。”就会遭到家长或老师纠正:“C'est pas petit, c'est petite。”说明了语言对“社会性别”的预设与引导。在社会性别身份(或明或暗)的引导下,男性与女性从一开始学习的便是与其自身性别相符的“性别语言”。

德森曾在其理论著作中对“社会语言学性别模式(sociolinguistic gender pattern)”进行了详细探讨,即在同等的语言形式教育影响下,倘若人们有着稳定的社会分层意义变项,那么女性往往会运用标准变体多一些。赫德森把这一现象定义为“性别——声望”模式(转引自张荣建,2009)。也就是说,女性使用标准语言的

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声望,标准语言为女性性别语言。笔者以为,性别不同,其“声望”语言也有所差别,男性所使用的“非标准变体”也是其“声望”语言,这种非标准变体可以体现男子的“不拘小节”,使其更具男性气概。而标准语则使女性显得更加客气文雅。

西蒙斯对各阶段学生的词汇主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包括电影、阅读以及游戏等15个主题中,大学生之间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男性普遍认为探讨性、安全以及健康等话题时能显得自己具有决断力和掌控力,而女性则往往认为家庭、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计划等方面话题的探讨更能展现自己的女性魅力。女性交际特点是能与友友好相处,彼此间遵守平等原则,不责备人,所以女性运用强势词以及语气词较多一些,而男性则运用骂语较多一些。同时,有研究指出,女性在感叹词的使用频率方面比男性多出一倍。而在男性看来,这一举措却是对话语意义表达的一种“多余包袱”。与女性强调感情表达不同,男性重视理性和克制,感情轻易不外露。

(三) 句法

性别语言在句法方面在英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英语的反意疑问句就被人认为是“女性语言”,因为反意疑问句虽然是自己提出的看法,但仍不忘要征求听话人的意见,以求得对方的证实。这体现了说话者自身的迟疑与没把握,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委婉态度。以与人和谐相处为第一原则的女性较男性更为频繁地运用到反意疑问句,以此来彰显他们的礼貌与谦逊,而当有男性运用这些词语时,则容易被人认为缺乏自信、优柔寡断。因此,男性多喜欢用陈述句或省略的特殊问句来加强确定性,以表现自己的权威、自信和有主见。

三、结语

总之,社会性别不管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语法或者词汇方面都有直观体现。性别上的语言特征差异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说话者的地位以及社会环境等信息,而这些信息也反作用于语言。但是,性别语言方面的差异并非固定的或者不变的,其还受到诸如年龄、身份、场合以及职业等多种要素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方面,其对语言性别差异影响极大。例如,随着“男女平等”的深入人心,女性在很多方面已经有意识地要与男性平起平坐,如安妮·卡普夫所做的研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有必要本着动态化的观念来考察以及看待性别语言,从而得出客观而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郑新蓉. 性别与教育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 [2] 本杰明·李·沃尔夫.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沃尔夫文集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2.
- [3] 安德烈·马丁内·罗慎仪等译. 普通语言学纲要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8.
- [4] 张荣建. 二语习得中语言与性别理论转向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J]. 外国语, 2009(2): 96.